

情话系列

再续
缘

辛紫眉

姻
缘
线

再续姻缘线

(台湾)辛紫眉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再续姻缘线

作者:(台湾)辛紫眉

责任编辑:李秉德

出版发行:时代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21009)

经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江苏常州教育印刷厂

字数:1.80千字 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5.5

1998年5月第1版 199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:5000册

ISBN 7-80599-114-6/I·9

定价:9.80元

A

小妮：

我现在有了很大的麻烦，在信中说不清楚，我只知道好像有人要我的命！在美国我没有什房朋友可以商量，只有请你帮忙。随信附上到美国的机票及旅费，请你无论如何一定要来，一切详情等见到你后再详谈！

这是桑盼柔前几天收到李诺薇寄给她的信，信上除了机票及旅费外，还有几张英文剪报；看得出来是从很多不同的报上剪来的，而且篇幅都很大。大部分的标题都是这种耸动的文字——

世界知名女模特儿诺薇亚·李，在拍摄名导演蓝斯·宝·路凡诺亲自制作的新片“杀机(CHANCE)”时，惊传遭伤害事件。

此次事件与“杀机”拍摄过程中意外频传是否有关？

下一个牺牲者会是诺薇亚·李？

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！

“真是无聊！怎么美国的报纸和台湾的一样，没事写些惊死人不偿命的谣言！”

桑盼柔正坐在飞往洛杉矶的飞机上，十几个小时的行程实在很无聊，桑盼柔好将李诺薇寄给她的那些剪报翻了又翻，看完后忍不住发发牢骚。

这当然是她一个人自言自语。

是啊！你看这些报纸全部都是以伤害事件为主要标题，但是内容对伤害事件却没有更深入的报导，重点全部

集中在诺薇亚和蓝斯导演两人间的暧昧关系；总而言之一句话，报纸重视两人间的绯闻更甚于诺薇亚的安全。”

桑盼柔只是无意识地自言自语，根本没料到会有人搭腔，隔壁男子开口说话时，倒是真的吓了她一大跳。

“这些事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？”桑盼柔觉得奇怪。

“我是诺薇亚的迷，有关她的报导我都不放过，她的秀也是！我不是去看那些名设计师设计的服装，而是去看诺薇亚。”

这人虽自称是诺薇亚迷，但是好像不知道诺薇亚是中英混血儿；诺薇亚是她的英文名字，她的中文名字是李诺薇，但桑盼柔都叫她“诺诺”。

“她在美国真的那么有名？”

桑盼柔还是第一次正眼看这个坐在她身边好几个小时的男士，长得还不错；不过由桑盼柔眼里看来，每个男人长得都是一个样，没什么特别的。

没办法，谁教她生在一个堂哥、亲哥哥加起来有三十几个的大家庭里，若再加上妈妈那边的表哥，那真是乖乖不得了。

恨就恨在她那些哥哥们都太优秀了，让桑盼柔觉得其他的男生长相普通不说，还觉得他们都太软弱，不堪一击。

家里又只有她一个女生，在哥哥们过度保护下，有哪个男生不要命敢追她？都是那些哥哥害的，害她桑盼柔二十二岁了，还没谈过恋爱！

“是啊！诺薇亚现在是全世界排名三名内的顶尖名模特儿，也许是树大招风吧！最近她好像被卷进莫名的危机中！”

“那部电影的导演是什么人？”

桑盼柔想多搜集一些资料，不知李诺薇遇上了什么样的麻烦。

“你不知道！你不是有他们的剪报！”这人很惊讶，怎

情话系列

么会有人没听过蓝斯·宝·路凡诺的大名？

“我对演艺圈的新闻不是很有兴趣，何况是美国的演艺界。”

“这倒说的是。对了！我叫杜慕谦，你好！”

“你好，我是桑盼柔。”

和不认识的人谈得非常投机这种事，也只有桑盼柔做得来；离谱的是，她和那人说话时称兄道弟的，却不知道那人姓啥、叫啥名字！

“蓝斯·宝·路凡诺是近年新窜起的导演，像‘迷离陷阱曲’、‘白色镇魂曲’这两部动作片都是他导的；而且‘迷离陷阱’得过最佳剪辑、最佳音效两座奥斯卡奖，‘白色镇魂曲’也拿到奥斯卡的最佳剧本及最佳特效两个大奖。蓝斯不止会导动作片而已，现在正在台湾上映的‘相约在巴黎’这部浪漫喜剧也是由他导演的；虽是小成本制作，在全球上映时，票房却非常卖座。这三部戏为他赚了不少钱不说，更奠定他一流导演的地位，他个人倒是没拿过任何奥斯卡奖座，这一直是他引以为憾的事。”

“真的！这两部动作片我都看过，而且看了不止一次；至于那种浪漫爱情喜剧，我不喜欢，所以没看。没想到这个蓝斯·宝·路凡诺是这么厉害的人，能拍得出这么好的电影！”

“还不止这样，这三部片他也参与编剧及幕后制作，他可以说是个天才，也是目前好莱坞最有价值的单身汉。”杜慕谦对好莱坞的事倒是如数家珍。

“是吗？那他和诺诺……不！诺薇亚，一个是名导演，一个是名模特儿，那不就成了记者照相机追逐的对象了？”

“是啊！你看这一张，这是我最近才刚从报纸上剪下来的，你可能没看过吧？这一张是诺薇亚失踪后第一次出现在公共场合的照片，你看出了什么吗？”

这是一篇有关李诺薇和蓝斯共进晚餐的报导，用了

报纸一半的篇幅；除了两人共进晚餐引起的热恋猜测外，还包括蓝斯与记者所发生的纠纷。照片上就是蓝斯为了护卫李诺薇，动手推挤别人的镜头，这个记者不知是谁，摄影角度取得相当好。就是因为效果太好了，才会让人起疑心，难道记者们早就知道他们会到哪一家饭店，而且事先知道会起冲突？

成为知名人物真是可怜，连吃个饭都不自由，如果是她遇到这种情形，绝不会坐着等挨打。

不管李诺薇和蓝斯是不是在热恋中，桑盼柔觉得这个叫蓝斯的人倒是满不错的，懂得保护女人。

“报纸上的照片看不清这个蓝斯的脸。”桑盼柔将剪报还给杜慕谦。

桑盼柔心里想：等到了片场自然就会知道他的长相了，现在不急。

没想到这一念之差，却差点让她闯出大祸！

“洛杉矶快到了。对了，我要提醒你一点，虽然我不是坏人，但是，在美国可不像在台湾，不要随便和不认识的人讲话，小心回不了家。”

杜慕谦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多管闲事？是职业病吧！还是桑盼柔所散发出来的邻家女孩气质，让人联想到自己的妹妹而想保护她？

“知道了，我会小心的！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的运气特别好，永远都有贵人相助，而且从小到大考试作弊从没被捉过。这次来美国，虽然不是来玩的，不过，我保证，我会平安回家的！”

好莱坞，“杀机”拍片现场。

道具准备室被人破坏得乱七八糟，所有的工作人员全挤在门口，整个现场闹烘烘的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今天准备拍摄的重要道具呢？”蓝斯接到消息就赶来了，看到现场的状况，忍不住大吼。

情话系列

“你也看到了，全部都毁了！”负责制作道具的马丁说。

“蓝斯，你看要不要报警？”西莉丝·道顿说。

西莉丝是本片的第二女主角，在片中饰演介入男、女主角婚姻的第三者，对蓝斯好像有意思。

“有人报警了吗？”蓝斯又吼了一次，这一次吓得所有的人全都退了一步。

“没有。我们知道你不想把事情闹大，而且这件事情很明显地是有人故意破坏，报警就等于将这事件全部披露在媒体面前，我们知道报警的后果。”安东尼说。

安东尼·安达列斯是“杀机”一片的男主角，也是蓝斯的好朋友，这时也只有他敢挺身面对蓝斯的怒气。

“那就好。已经有两个人住院了，现在道具又被破坏——该死的！我真是受够了！”蓝斯气得捶墙。

蓝斯拍片要求完美，当进度或演员不符合他要求时，他二话不说即马上开骂，脾气很不好；一提到和拍片有关的事，蓝斯更可以马上翻脸不认人，是个公私分明的人。

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他

这一点怪癖，也能体会蓝斯求好心切的心情；但是，随着拍摄的不顺利，蓝斯的脾气也愈来愈坏，连带影响所有人的工作情绪。

“唉！这些道具要多久时间才能修复？”蓝斯叹口气说，看来他已经接受这个事实。

“这些恐怕没办法修好，要重做。”马丁说。

“重做要多久？”

“最快也要三个礼拜。”

“三个礼拜！我没办法等那么久，进度已经落后很多了，电影公司那些出钱不做事的股东又要哇哇叫了！真是的，到底是谁做的好事？该死！”蓝斯说完又骂了一堆脏话。

“蓝斯，这样吧！既然你担心出资人那边，那就举行个

宴会，以我的名义邀请电影公司的股东、影评人，还有记者来参加。在宴会中我们可以播放‘杀机’的精采片段，这样一来，可以说服那些人继续资助，又可以制造话题、炒热新闻，来个未演先轰动，怎么样？”法兰克说。

法兰克、威灵顿是“杀机”这部片子的监制，他也是接到消息就赶来了。法兰克是个很好的监制，完全授权予蓝斯，在没有外力干涉的情况下，蓝斯更能充分发挥他的才能。

不过，法兰克和蓝斯却常为了向媒体促销“杀机”的方式而吵架。

“法兰克，我知道你是为了这部片子好，出发点是不错，可是你应该记得，我拍片一向不喜欢提前曝光。我还没问你，上次你安排那些记者到片场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”蓝斯按捺着性子对法兰克说。

“蓝斯，你就是太求好心切了。前三部片的高票房带给你太大的压力，只要你以平常心拍摄，你的实力绝对会反映在这部片子的水准上。你这样逼迫自己，除了对身体不好以外，你看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被你逼得不成人形，这样怎么能拍得出超水准的好片来？”法兰克极力地游说：“举行个宴会是不会影响‘杀机’的进度的，所有的工作人员一律参加，也可以让他们喘口气，休息放松一下，顺便邀请”些股东、记者——”

“不行！有记者出席，还不如不办！”法兰克的建议被蓝斯断然拒绝了。

“蓝斯，其实法兰克也没什么恶意。这样吧！宴会还是依计划举行，你要对那些出资人有个交代，外面谣言四起，你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辟谣；不然，那些股东撤资后，你教我们员工要靠什么吃饭？我们可不像你拥有亿万家产。再说，大家也可以顺便利用这个机会修息一下，我们都累了。”

安东尼赶紧出来打圆场，提出一个中庸的解决办法，

两人各让一步，这已经是蓝斯和法兰克吵架的一贯模式了。

“好吧！就这样了，没有记者、没有镁光灯，只有工作人员和股东。”法兰克同意。

“今天休息，我们明天拍其它部分，至于拍哪部分，下午我会发通告通知你们，你们可以先回去了。”蓝斯只有妥协了。

桑盼柔下了飞机后，在机场大厅却没看到李诺薇的影子。说好是今天的，没错，桑盼柔忍不住又看了一下信，确认无误。

不是桑盼柔紧张，而是她常常做这种乌龙事，和人相约即记错日期，放人鸽子就很严重了，有时还自己一个人傻傻地呆站在那里一整天。

“怎么，来接你的人还没来？”杜慕谦说。

“是啊！她可能有事耽搁了。”

“要不要我送你？”不知道为什么，杜慕谦就是无法将桑盼柔丢下不管，感觉好像丢下自己的妹妹一样。

“不用麻烦了！我再等一下好了，反正我的朋友会来接我的，可能是塞车吧！我在这里看看机场来往的人潮，感受一下美国的生活气氛也不错。”

“既来之，则安之”是桑盼柔的生活哲学，反正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，紧张什么？这种随遇而安的个性，常让那些不知道桑盼柔“底细”的人都认为她凡事胸有成竹，任何变化全在她的掌控之中。

至于真相如何，只有天晓得了。

“那个人是不是找你的？”

顺着杜慕谦的手望去，桑盼柔看到远处一个大牌子，上面用中文写着——

桑盼柔，欢迎到美国！

“是啊！”

“来接你的人来了，那我也不用担心了。我走了，小心照顾自己，拜拜！”

“拜拜！”这个杜慕谦好像她那些哥哥。她真的是像二哥说的，长得一脸会被骗的样子吗？桑盼柔举着手，不禁在心底想。

桑盼柔愈走近那个牌子，她就愈迟疑，因为拿着它的是个金发男子！

“请问……”她犹豫着。

“请问是桑妮小姐吗？”对方较她先出言询问。

“桑妮”是桑盼柔的英文名字。

看到桑盼柔点点头后，那人笑着说：

“太好了！我是威利·史东，诺薇亚小姐因为拍片没空，所以请我代替她来接机。她告诉我说你是一个身材高佻、很漂亮的东方女孩，还有这是你的照片，为了怕你误会，诺薇亚小姐还写了一封信要给你。”

是诺薇的字迹，信上写的和威利·史东说的一样；诺薇是用中文写的，谅这个老外也仿冒不出来吧！出门在外还是小心点好。桑盼柔告诉自己。

威利等桑盼柔将信看完后说：“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？”

“是，不知道车子停在哪里？”桑盼柔将信收起来。

“就在外面，我帮你拿行李！”威利利用机会大献殷勤。

“谢谢！”桑盼柔也不跟他客气，有人帮她提这么重的行李，再好不过了。

“没想到诺薇亚的朋友是一个这么漂亮的东方美女！她告诉我的时候，我还不信，不知道你在未来的假期里，是否已安排好活动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可以充当导游……”

从机场大厅到停车场整整十五分钟，桑盼柔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，不是她不愿开口，而是从头到尾根本没有

她插嘴的余地。

这个外国人真是太过热情，话也太多了；不过，倒不失为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。

“史东先生，请问——”

“叫我威利就好，有什么问题，尽量问没关系。”威利边开车边说。

“我想请问一下，你和诺薇亚是怎么认识的？”

“我是‘杀机’这部片子的工作人员，就这样。”

“是吗？太好了！请问‘杀机’拍摄过程中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看到威利一脸防备的表情，桑盼柔赶紧改口说：“你知道的，我是第一次来美国，这里又是好莱坞，我总要知道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事，那才显得我与别人不同，来过好莱坞啊！你说是不是？”她堆上一脸的笑容。

从机场到好莱坞片场的一个多小时里，桑盼柔用尽各种手段，又是撒娇，又是灌米汤的，可说是无所不用其极。从桑盼柔了解拍片场内最近发生的一些大大小小意外的成果来看，她已经把这个叫威利的男人收服得服服贴贴的。

不过，详细情形就无法从威利口里得知，看来外传的事是真的了！

“我们到了。”威利说。

一下车就看到李诺薇一身轻便的衬衫、牛仔裤在片场外等他们。

“怎么在外面等我？不是在拍片没空吗？”桑盼柔笑着说。她和诺薇几年没见了？有八年了吧！

“片场突然有事，导演将今天所有的戏全部改在明天再拍，其他人早走了；早知道我就亲自去接你了，也不用麻烦威利帮我跑这一趟。”

“谢谢你，威利，改天请你吃饭。”李诺薇对威利说。

“不用客气，能为美女服务是我的荣幸。”说完他还对桑盼柔眨了眨眼。

桑盼柔心中警铃大作，在车上为了套威利的话，桑盼柔表现得比平常柔媚动人，该不会让威利误会她对有他意思吧？桑盼柔在心里提醒自己：在美国这一段时间，可不要像在台湾一样，因为表错情而惹来一身麻烦。

威利是开李诺薇的车到机场接桑盼柔，省了将行李搬来搬去的麻烦事，送走了威利，两人才有机会看看有八年不见的好朋友。

“你瘦了好多！模特儿是不是都必须保持这种皮包骨的身材才算正常？而且你的精神也很不好，简直是糟透了！该怎么说？对了，少了那种容光焕发的亮丽。”

桑盼柔真的很担心，看来诺薇所承受的压力远超过她自己所能承受的。

“谢谢你的夸奖！盼柔你倒是一点也没有变，不，你也变了，变得愈来愈漂亮了，还好你没到美国来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如果来了，那模特儿这一行我就没得混了。”

“虽然这是你自谦之辞，不过我接受你的马屁。”

无伤大雅的斗嘴是她们两个人小时候常玩的游戏。

“你肯来真是太好了！除了你，我真不知道还能向谁说。”

“我现在住的地方是我英国一位朋友的别墅，他知道我要拍戏，特别借给我暂住，离片场大概只有二十分钟的车程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”

李诺薇边开车边向桑盼柔解说。

“我们到了！”

“哇——好漂亮！”

那真的是一幢很漂亮的小别墅，红瓦白墙，墙上还爬满了长春藤那一类的藤类植物，阳台、露阶上开满了花，让人一眼看了就喜欢。

“进来吧！”看到桑盼柔还呆站在那里不动，李诺薇笑

情话系列

着说：“很漂亮吧！我当初看到这幢房子时，也和你一样，满是惊讶、赞叹的表情，以后你有的是时间慢慢看，先进来再说。”

一进门是个很大的客厅，采挑高设计，让人不会有压迫感，家具的摆设让人感到非常温馨，这屋子的主人真是个有心人。

最吸引桑盼柔注意的是占了整面墙的大落地窗，落地窗外是个游泳池，游泳池旁还种了许多花草植物，蓝天绿地让人看了真是心旷神怡。

“天啊！还有游泳池，我早就想在这种游泳池里游泳了！”

“别管这些了，我带你到房间去，早点安置好，你也可以早点休息，甚至还可以游游泳。”

还是诺薇了解她，不过，现在不是管游泳这种小事的时候。

“你在信上为什么告诉我有人要你的命？可以告诉我详情吗？”

桑盼柔一进房间，随便将包包一丢，开口就问这么一句，根本不打算整理行李。

“你不用休息吗？盼柔，毕竟你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，不累吗？”

桑盼柔这种旺盛的体力真让李诺薇自叹不如。

“我想愈快掌握情况愈好，也许能想到什么也不一定。”

“好！”李诺薇为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。

李诺薇将整件事情的经过，源源本本地告诉了桑盼柔，包含她心中所承受的恐惧及求助无门的痛苦。在这四个小时中，李诺薇还因记忆过于鲜明，而数度哽咽、中断，手上的威士忌已经是第二杯了！

“你相信我所说的和我所遇到的事吗？”最后，李诺薇问桑盼柔。

亨申然相信了！不过，除了我以外，真的没有人可以帮你了吗？比如说警察？”

“没有用，你是第二个相信我的人，就是这样了。”

“第一个是谁？这幢房子的屋主吗？”

桑盼柔的第六感还真是该死的灵！

“嗯。”不注意还真不知道李诺薇说了些什么。

桑盼柔看到了李诺薇眼中的防备，她知道这不是谈这件事的好时机，打了个哈欠说：

“坐了那么久的飞机也累了，我先睡了，晚安，有什么事咱们明天再说。”

“早啊！昨天睡得好吗？”李诺薇说。

桑盼柔一大早就起来了，今天早上有好多事要做，没想到李诺薇比她早起，而且早在厨房里忙了半天了。

“睡得很好！天啊！这么一桌早餐，可以喂饱一排的军人了！”

说归说，桑盼柔也不跟李诺薇客气，坐下来就吃。

“没办法，最近我睡得不好，在床上翻来覆去的，还不如起来做些事。”

“八年不见，你的手艺精进不少，真好吃！”

“一个人出门在外，总得学着点。”李诺薇笑着说。

桑盼柔不禁感慨万千，两人的成就真可以用“十万八千里”来形容，一样是八年的时间，诺薇已经是个国际知名的模特儿了，自己却仍是一事无成；唯一勉强可以列为“成就”的，就只有大学毕业，其它的真是想破头也想不出来了。

要是算“桶楼子”的成就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

“有人要杀你，而拍片过程中，视为机密的影星动态及片场里发生的意外也在媒体上曝光，是媒体太神通广大呢，还是另有内情？”桑盼柔的嘴里塞了满嘴的食物，还不让嘴闲着。

“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。‘杀机’的拍摄过程非常不顺利，有人受伤住院，道具频频被破坏，这些意外严重影响大夥儿的工作士气，进度不知会延后到什么时候？”

桑盼柔注意到李诺薇早餐只喝了一杯咖啡，整桌食物都是她吃的，难怪她会愈来愈瘦。

“你仔细想一想，有什么人行为比较可疑的，或是你有什么仇家，以后我可以列为重点注意对象。”

“没有。”

李诺薇想不出有什么特别可疑的人，虽然片场有些人对她不是很友善，应该不至于会做出那些卑劣的行为，这恐怕要让唯恐天下不乱的桑盼柔失望了。

“重点注意对象？”

李诺薇现在才想到桑盼柔说这句话到底有什么意思。

“是啊！我今天要到片场去。”桑盼柔终于吃饱了。

“不行的！蓝斯导演最恨有不相干的人到片场，若知道我明知故犯，他不会饶了我的。”

“没关系，我先去看看，就算不幸被赶出来，我也可以装作是外送披萨的小妹混进去；不过，我可先说明，如果有什幺万一，你可要替我求情。”

找个有力的说客是闯祸后水保平安无事的不二法门，这是桑盼柔累积多年经验所得到的结论。

“对了！你昨天不是说曾收到恐吓字条，字条在哪里？让我看看。”

“在这里！我想写字条的人也不是真的想对我怎么样，只是想吓吓我而已。”

李诺薇拿了一大叠，约有六十多张。

这样还不算多！

桑盼柔接过来一看，这些纸条全部只写着一句话

I am watching you!

“这里面有些是在片场拿到的，可以告诉我是哪些吗？”

“是这几张，有什么不对吗？”

等李诺薇挑出那些纸条后，桑盼柔指着这些字条对李诺薇说：

“你看，这些纸条虽然纸质、字迹不同，但还是可以勉强区分为两种，一种是这个，用文字处理机或电脑打出来的，这种字条比较多；另一种是利用报纸杂志的字体剪贴而成，这种比较少，而你说这些报纸剪贴的字条是在片场里找到的，那只有一种解释。”

“什么解释？”

“至少有两个人发出这些字条！这些用电脑打成的字条，是在你以前住的地方找到的，它们出现的时间较早；而报纸剪贴的这些出现的时间较晚。也就是说，片场里有人知道这件事，为了吓你才这么做，那个人的出发点是——”

“别想那么多了，也许只是有人恶作剧罢了！”李诺薇在自己骗自己。

“如果只是恶作剧，那么你为什么会吓成这样？搞不好那个人是个心理变态！”

桑盼柔看到李诺薇的脸倏地惨白，识相地改了话题。

“不管了，反正电脑打字的字条一时之间也没有线索，我们就先从片场开始好了。”

“你真的要到片场去？”李诺薇不死心地再问一次。

“是啊！我今天要到片场去，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话？啊！吃饱了，也休息够了，有力气办正经事喽！”

光是坐在这里想破头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光说不练也不是桑盼柔的作风，这件事拖愈久对李诺薇愈不利，于是桑盼柔决定从今天开始采取行动。

“那你打算怎么做？”看来李诺薇已有被蓝斯臭骂一